



逃犯条例 广场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失控”意味著我们认为还有更和平的办法来实现5大诉求，但是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可控”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运动下一步应该继续怎么走。

叶越 | 2019-07-02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成功突破占领立法会。摄：林振东/端传媒

晚上9点后，冲进立法会的消息出来后，好几个身在内地的朋友问，是否失控了？

是否应该冲进立法会，可能是6月运动至今最接近“割席”（划清界线）的一次分歧。不论是内地还是在香港的朋友，即便都是运动的支持者，也有许多人对冲击立法会有保留。理由非常说得通，占领立法会在社会看来是“极端”行为（象征意义上的“革命”），容易流失已有的民意支持，也会授人以柄，让建制派和亲中媒体更有理由制造信息污染，把示威者描述为“暴徒”。

这背后的问题其实是：一场具备压倒性民意支持社会运动，可以走到哪一步？

游行，当然没问题，一百万人，两百万人，五十五万人。占领立法会周围道路，也大获支持，港铁车长、的士司机、基督教徒，过去被归为保守的群体以他们的方式支援年轻人。瘫痪税务大楼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服务，也依然有市民表达理解：不需要道歉，真正错的不是年轻人。g20峰会期间众筹670万港币在不同的国家报纸登“反修例”广告，从讨论到筹款到登报只用了3天时间，也使全世界惊叹香港年轻人抗争的创意和执行能力。

这些都很好，和平、理智、创意兼具，能满足最大公约数的支持者对香港人乃至中国人抗争的想像。另一面呢？市民提出的5大诉求（撤回修例、收回暴动定性、撤销对抗争者控罪、追究警队滥权、林郑月娥下台（最新的《金钟宣言》将这一条替换为实行双普选），无一得到回应。



2019年7月1日，立法会会议厅被示威者占领。摄：林振东/端传媒

所有能尝试的方法都一再尝试了，政府呢，不回应，不出声，不露面。可以想像包括失去三条人命在内，是一种怎么样的悲愤和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滋生和蔓延？

现在可以来讲“失控”与否的问题了。6月9日，百万人游行，政府态度强硬。6月12日，占领金钟，警察150枚催泪弹清场，政府和警队遭受全世界的批评，林郑依然态度强硬。6月14日，韩正南下深圳与林郑月娥会面。6月15日，林郑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修例工作，对5大诉求无一回应，并表示警察执法天公地道。同日，梁凌杰留下4大诉求（除了追究警队责任一条）的标语后，在太古广场堕楼身亡。6月16日，200万人上街游行，继续提出5大诉求。6月18日，林郑再次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工作不足，向市民道歉，仍然未回应5大诉求。6月21日，占领警察总部。6月24日，瘫痪税务大楼。6月26日，爱丁堡广场集会。6月27日，包围律政中心。在此期间，林郑月娥和其他政府官员不见踪影。6月29日、30日，接连两名女性堕楼身亡，一位留下“反送中”字句，另一位自陈“七一我去不了，其实真的绝望透了。”但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声。

其实我们应该先问一声，这个政府是否“失控”了？

游行、占领、游行、占领、不合作、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所有能尝试的方法都一再尝试了，政府呢，不回应，不出声，不露面。可以想像包括失去三条人命在内，是一种怎么样的悲愤和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滋生和蔓延？

7月1日早上8点，一边是会展中心内林郑月娥一班官员庆祝回归升旗和酒会，一边是会展中心外和警察对峙的示威者，最有可能向官员们示威的机会也失去了。下午1点多，开始有几个示威者以铁笼制成的“攻城车”撞击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这就到了很多人认为的“失控”的起点。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会展中心外和警察对峙。摄：林振东/端传媒

当所有备受称赞的和平抗争方式都用尽了，而政府毫无回应，从年轻人的角度看，还有什么办法能推进运动吗？只剩下暴力了。有人选择对自己的暴力——自杀（真切希望不要再有同类事情发生），自然有人选择更进一步的暴力冲击。

“失控”意味著我们认为还有更和平的办法来实现5大诉求，但是其实没有，我们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是“可控”的，我们没有人知道运动下一步应该继续怎么走。和平的办法已经用尽（当然，不排除可以继续日复一日地游行和不合作），必然会有人失去耐心，会有人选择显而易见的暴力冲击。从发展脉络上看，政府持续龟缩，拒绝回应诉求，有年轻人会走到这一步，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预见的。

年轻人会吸收全世界的行动和思想资源，游行、占领、不合作之后，他们选择了重现太阳花。

我上个月采访的一个年轻抗争者，访问过程中他谈了好几次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年轻人会吸收全世界的行动和思想资源，游行、占领、不合作之后，他们选择了重现太阳花。这不是“失控”，而是有次序地在推进运动，从最和平的方式开始，到今次终于占领立法会。

而究竟占领立法会的“暴力”有多严重？撞击玻璃大门的照片当然让人惊心，但是用董启章的话讲：“他们有破坏，但他们不是暴徒。他们是有秩序地破坏，克制地破坏。他们的破坏，是象征的行为，是表态的方式，是表示义愤的方式。过程中他们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无意图伤害任何人……破坏立法会的死物，就是暴力吗？”

董启章说的并不十分准确，其实有泛民议员在劝阻他们的过程被撞倒受伤了，但是距离警方形容的使用暴力攻击人的“暴徒”，还差得太远。他们攻击的，是玻璃、是铁门。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打破立法会大楼的玻璃。摄：林振东/端传媒

占领立法会是一个好办法吗？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相信他们也不知道。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人，都应该承认自己的“无知”。

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懂年轻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月内“进化”出一套成熟的组织方式的，这在国际社运中都是新的经验。

今晚7点多从遮打道行到夏壳道，我和同行的朋友目睹了一幕幕令人惊叹的场景。密密麻麻的人群占领了夏壳道和添美道，和6月9日晚上一样，人数甚至更多，但是他们不再只是守在那里而不知道做些什么。

相反，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系统，前线（冲击立法会的人）需要的物资以手势和口号地方式传到后方，后方迅速搜集物资（有些还需要手工制作）后，由几条队伍接龙传递过去，像流水线一样快速而准确。物资队伍之间，还留下了可以由一人通过的空间，有很多年轻人抱著重要物资在通道里快速奔跑。有物资车辆通过，人群则会迅速地像“红海”一样分开，又合上。

这个系统又不是完全组织好再投入的，而是由陌生人临时组成的。所以它足够“**be water**”，我和朋友们走进人群，也并没有遭到排斥，我们穿行，他们会给我们一些空间，又在恰当的时候指引我们走哪条路，让我们不至于阻碍系统运转。他们还会自发阻止每一个试图拍照的人（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

我们三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像远古时期的野人一样进入这个“乌托邦”，除了惊叹，能做的，就只剩下让一条道路给他们。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一个决策、分工的过程，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就在那儿投入地“工作”。一个多小时后，在他们的支援下，前线人员把立法会大楼攻破了，开始占领。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在立法会示威区。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想强调的是，要承认我们真的“不懂”。我们不懂年轻人是怎么做到的在一个月內“进化”出一套成熟的组织方式的，这在国际社运中都是新的经验。我们也不懂，年轻人为什么会在今晚进入立法会大楼。可能他们也没有“想”那么多，但这恰恰是他们使我们“不懂”的原因。而具备经验、理论的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有他们做得好吗？

从6月9日开始，很多从事媒体行业的朋友，一边做报导，一边不得不写很多手记（比如这篇）来给自己做心理和情绪疏导。而在我们还为催泪弹失神的时候，年轻人已经快速地进入了下一场、又下一场行动，并且每次都做得极为漂亮了。他们好像没有包袱。我们每个人都这么感慨。

既然如此，不要讲什么“失控”，不要谈什么“道理”，把路让给他们，支持他们，保护他们。真正“失控”的，是那个政府。

七一游行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我们这一代，雨伞运动的时候，只有14、16岁，自己话唔到事……但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

从警署被捕到612占领，一个“伞后一代”抗争者的四个夜晚

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Daniel自述很认同艾伦·金斯堡的说法，唯一的武器是和理非和幽默。不过同时，他也在反思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对暴力的恐惧、避忌，反思我们需要马尔科姆·X吗？

不羁放纵爱自由：“反送中”运动背后的港中政治分歧

香港市民对自己城市实质自主和自由的诉求，正好跟一个正在兴起的威权中国发生冲撞。中国可以与外界平起平坐、直接协商，而香港的特殊管道和制度也因此逐渐失去了意义。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撑警集会现场观察：蓝白衣的香港人，他們想的是什麼？

“年轻人变得很暴戾，好像一只野兽一样。”“那你理不理解，为什么年轻人变得如此暴戾？”她沉默数秒后道：“其实我都不了解他们。”

我们来自台湾，在香港访谈“两百万分之一”人

2019年六月，香港人在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争中改写了自身的历史。然而，改写历史者的脸庞，究竟是什么模样？一群由台湾自费飞往香港访谈的青年，试图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